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續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陳銓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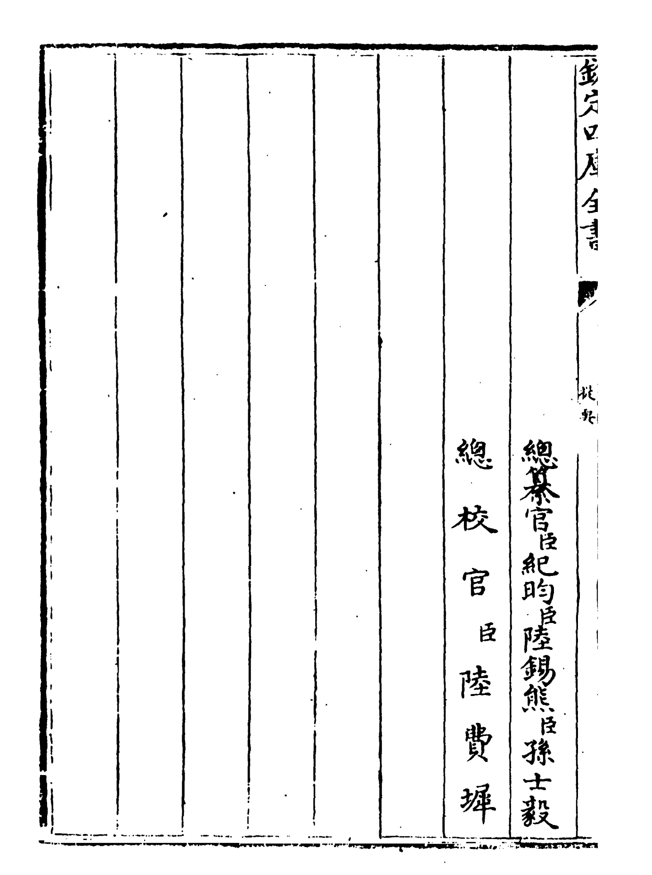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以祖謙取毛鄭為宗折衷衆說於名物訓詁最為詳悉而篇内之微旨詞外之寄托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

祖謙之說其中如謂摽梅爲父母之擇壻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謂侵陵皆平正通達卓然有見其他得風人之旨者亦多實說詩家之善本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輯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缺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録矣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别頭省試第一歴官工部

尚書華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事詳宋史儒林傳考宋史及黃震日抄等書俱稱溪字肖望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光因溪子椅刋父書而作序不應誤稱其父字或溪有二字也温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説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亦見一斑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戴溪　撰

讀周南

關雎詩人述后妃之意而作也后妃有感於關雎思得嬪御之淑者以配君子方求之未得寤寐在念通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雎鳩和而有別荇菜柔而深長故因興以為

比

葛覃與關雎同首章言時序之變葛生於谷鳥鳴於木覩物而有感焉次章言葛覃重女功之本也是葛也其葉莫莫然蔽翳可以刈濩為絺綌儻得而服之雖終身不厭棄也末章動歸寧之心告師氏而言歸有當澣之衣有不當澣之衣其齋裝簡約不以富貴入父母之家可知也此詩不獨見后妃之務本刈濩為絺綌見其勤勞服之無斁見其長久言告師氏見其守禮害澣害否

見其簡易歸寧父母又見其念親之孝也

卷耳同前此詩或言婦人不當與聞外事夫與聞外事不可也知臣下之勤勞黙形諷詠以相其君之不及是亦内助之意也當文王之時王室如燬四方之臣奔走王事者多矣采卷耳而不盈者有所懐也其所懐何也懐賢人與吾君共治國事者也始也置之周行今也使之役役登陟之勞僕馬之倦可念也姑酌酒以安慰之乎庶其不永懐不永傷知其勞有時而息也雖然行役

之勞切於其身欲以空言勞苦之難矣故曰我姑酌彼
姑且如是云爾末章言僕痡馬瘏其病已甚不復云云
為之嗟嘆而已矣婦人宴安於內不知勞苦謂其非所
經歷也今后妃知臣下行役之勞如身親之可不謂賢
乎此詩多言彼我曰我懷人曰我僕我馬用見國家休
戚內外同之君父也后妃母也其臣子則一而已矣
樛木媵妾作也地中生木其卦曰升樛曲下逮木罕有
也妻子好合則父母樂媵妾不爭則室家樂后妃有逮

下之德而君子享福履之樂蓋安則樂樂則福自然之理也

螽斯亦媵妾作也觀詩人之意以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宜爾子孫猶今人言宜子之宜雖有庶子庶孫以正嫡言之皆后妃之子孫也

黄震謂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節取戴溪説見黄氏日抄

桃之夭夭有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家室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

后妃之貴能敬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

兔罝國人作也赳赳武夫無與於后妃之化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賢人衆多若此也獵夫賤役也暴悍志得而已今兔罝肅然嚴整無譁中逵猶有人也中林無人之地肅然如一其敬可知也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肅肅兔罝實似之以武夫而為干城固常理也以武夫而見

親厚於其君倚之為腹心非精誠者亦不能也曰季識冀缺郭林宗識茅容詩人識兔罝之夫皆賢人也

芣苢國之婦人作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和平婦人皆樂於有子采采芣苢凡六言之采取收拾執袺襭裾其同輩相樂一時嬉戲尚可想也案毛傳以芣苢宜懷妊王質辨其非可治妊益取以療疾黃震日抄謂不必論采之何用惟戴氏所云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得其氣象

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

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閒靜使人望而畏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

汝墳採於汝墳之國而得之也遵汝墳而取薪意不在

新望君子而不得見也其未得見也惄然如朝飢慣慣然也想其既得見也必不我棄矣已而又歎曰王室如燬期會迫促道途之勞可想也雖曰勞苦然父母之國甚邇必將有以慰安之矣周南之詩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不如是不足以見文王之化此三分天下所以有其二也

汝墳後當次麟趾今缺

讀召南

鵲巢為諸侯夫人作也不必有主名當時諸侯昏姻以

禮被文王之化者多矣鵲營巢而鳩居之取其享已成之業非謂其德如鳩也備禮以送迎之成其為夫人也采蘩為夫人作也天地之物茍可薦者莫不以祭獨蘋蘩薀藻之菜生於沼沚澗谷之間采取以薦婦人事也其未祭也采取以備其將祭也敬飾以待其既祭也慕戀以思國家之事無大於此夫人之職無過於此矣草蟲為世婦作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以禮自防警懼者終其身君子行役婦人獨居覩物思懼始

也其心忡忡然終也至於悲傷已而自解曰未見之初惟懼一毫有失不當其夫之意或得見而遇焉則吾心釋然且喜且平矣采蕨采薇簡儉之意可知也案草蟲後當次

采蘋今缺

甘棠召南國人作也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陰之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也然簡儉平易之意猶可想見所謂淡而不厭也案黃震日抄節引召伯行省四語謂較鄭箋為勝且與晦菴朱子雪山王質華谷嚴粲俱合

行露之聽訟不若漢廣之無訟也此詩貞女作也强暴之男有强委禽者女家不從故誣而訟之其意曰厭浥行露沾濡不覺久而後濕今也思患豫防不敢早夜以行其自防若此强暴之男乃爾興獄何耶汝謂男子我自謂也聽訟之道以證驗為是非雀能穿屋誰謂其無角鼠能穿墉誰謂其無牙信而有徵也女子以柔弱之資辨有徵之獄非有司聽訟之明誣枉者可勝數哉列女傳載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

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不往故作行露之詩業王質云暴男侵貞女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黃震曰抄謂以戴氏所記合之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

羔羊國人美其大夫而作也以羔羊為裘以素絲為縫其簡儉可知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職事整暇心志寧謐門無私謁出無蹤競此之謂正直矣退食者委蛇行役者不遑各守其職也

殷其靁大夫之妻作也聞殷靁而念君子鸛鳴于垤之

意也何斯違斯言何事而違去此也閨闥之中不知行役之由惟見其奔走不敢遑息無丁寧顧戀之意賢矣然信厚君子奔走上命盡瘁畢事必能念其室家而亟歸盖君臣夫婦人倫一也信厚之人可恃以無怨也不然蕩而不亟返者多矣

摽有梅求我庶士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鈌卷內今據黄震日抄所引補入震云諸家皆以為女子之情不如岷隱說為善

小星庶妾作也肅肅非疾貌恭謹不懈之意也抱衾與

裯早夜在公蓋持被入直非進御於君也庶妾入直視命秩者貴賤不同不敢怨嗟實知其命有不同故也夫妃嬪以降皆有等差庶妾賤矣不安命秩至於上僭則夫人失位今貴賤既明内治不失職夫人之化也

江有汜媵作也夫水有大必有細同一源也寧有嫡而無媵乎不我以不我與非有勤勞之事正謂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藐然而不顧之也已而自寛釋曰今雖若是然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為戚

戚也善自寬釋無所怨尤（案黃震日抄云諸家皆泥序文此說得之）為媵若此可以為美矣（案江有汜後當次野有死麕今缺）

何彼襛矣國人作也二南皆文王詩獨此詩稱王姬文王不稱王知其為武王女也謂文王為平王稱其德則齊侯亦非姜氏之齊齊與平皆以德稱可也然左氏傳云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歸呂伋之子乎曷不肅雝言王姬車馬之行

孰不肅然以整雍然以和不以富貴陵其道路之人則王姬之德可知也以絲緡為綸而得魚猶以禮為媒而得妻也

騶虞國人作也草方萌芽遂以蒐田無蹂踐之患田有五豝一發遽止備禮不殺又何其仁也仁心感人見者歎息曰吁嗟乎此騶虞之德也盛矣哉

讀邶風

柏舟仁人與小人同朝仁人不遇合於君傷於小人而

作也詩曰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故詩人多以汎舟為適意言彼有汎舟者我亦汎然於中流與衆同樂然中心耿耿雖欲寐而不能非我無酒以遨遊蓋此心不樂意不在遊也茹之為言受也鑒之為物妍媸畢受我心匪鑒言人有善惡不能納之胸中時吐其不平愬之同僚乃遭其怒兄弟之不可遽依若此雖然此心堅守不可轉移威儀有常不可選擇雖欲自媚於小人不可得也羣小既盛不免見慍既遭閔憂亦肆陵侮

靜而思之擗心自傷而已日陽也月陰也陽當常盛陰當常微胡乃迭為盛衰耶言小人之多也終而引咎曰如匪澣衣言蒙垢以自汙也不能奮飛言去之不果也不歸咎於小人而歸咎於已此其所以為仁人也 案柏舟後

當次綠衣今缺

燕燕衛莊姜作也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惟燕為然兩燕于飛羽翼差池或頡或頏下上其音未嘗相離也今一旦而别安得不愴然耶此莊姜喻戴嬀與已也雖然覩

物興懷人情然也相勉以正非賢者不能也終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美其德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以塞淵之質加以溫惠淑慎其無怨尤可知矣且不獨勉人又將勉已念及先君施於未亡人則彼此無過矣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日月亦衛莊姜作也之人指州吁也說者以為莊公審如是不足以為莊姜矣言日月照臨下土乃如此人者不以古人之義處我日月豈不監臨乎何時亂定定則

必能顧我矣且不惟待我若是其人無良德音豈能長有此也何時亂定吾亦可以釋然忘念矣已而自歎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吾何怨焉辭雖怨而意實婉憂不在已而在國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終風衛莊姜念州吁作也不肖之子不常見母雖間一見意不款曲然母之念子雖不肖而心猶不忘終日暴風為孝子者宜有定省之意乃顧我而笑兼之以謔浪盖癡騃之人卒遇變異未必恐懼反為戲笑者多矣中

心痛悼為之柰何已而暴風不已加以雨土始雖顧笑今復肯來然既去之後音問不相通悠悠我思言念之甚久矣不惟風霾而已日無光而陰曀四塞且隱然其雷其變異亦可畏思念不忘為之不寐然母之於子無怒心也願言則嚏心本感通願言則懷愛心常存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擊鼓軍士訣其室家而作也平陳與宋本非急務何至于踊躍又使其子弟為將耶國有土功加之以師旅雖

未行而知其必敗矣于嗟濶兮不我活兮自憐其契濶而無理可活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於是國人有叛心而不敢明言之也案于嗟洵兮二句毛以洵訓遠信訓極鄭如字相親信也蘇轍以為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呂祖謙嚴粲皆以為遠去而不得伸其志黄震日抄云諸說多未明不如岷隱此說為長

凱風七子作也凱風長養萬物吹棘心而至於成薪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雖倍費吹嘘不憚也此七子自訟之辭且懐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勞之恩又有聖善之

德生子至於七人猶無一人可當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冽能以養人為子不能逸其母黄鳥好音能以悦人為子不能娛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鳥之不若可謂痛自剋責矣

雄雉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而作也感雄雉之飛鳴而動君子之思日月之長道路之遠未有歸期於我心真有不能忘者雖然人患不生存爾生存則必有相見之理夫人有忮害貪求之心罥禍釁多在軍旅尤甚使為

君子者能自貴重去忮與求雖兵間而無害不但使之强食自愛而已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匏有苦葉國人作也引禮義而歸於正刺其君夫人之不然也前二章言犯禮者有欲速之心後二章言守禮者有待時之意渡水者宜用匏匏未成而濟方深若未可濟也爲之説曰深則厲淺則揭速於求渡固不暇問也濟盈方深既不可渡適有鳴雉若不相關乃爲之説曰濟盈不濡軌不病涉也雉鳴求其牡情有感也是何

其欲速若是也納采成昏厥有定時不待其時急於求濟非禮也招舟而來人涉我否庶幾守禮待時焉爾

谷風國人棄其舊室大歸而作也首章述昏姻之好同心無怒偕老之情言猶在耳其初昏之時如此也二章述見棄而歸猶不忍速自悼其苦而怨及新昏也三章述新昏之人見謂不潔清其夫莫之能察既而念及家事欲留以遺後人而自知其不能也四章述昔日之勤勞汎舟涉河無不為者相其家之有無而勤於求視其

鄭之死喪而亟於救其勞亦甚矣五章述其夫忘室家之勤以德為怨疑阻既生如賈弗售何今昔之不同也六章述其夫始貧今富忘糟糠而棄貧賤習以强暴加之恬不為怪今誠無可言者獨不念昔來之時乎意雖怨而辭猶婉非枚數其夫之過者比也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狄人逐黎侯而奪之地當魯宣公之時晉人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則黎之國亡無所歸久矣黎之臣子自相與言曰微弱如此胡不歸乎非以吾

君之故胡為乎辱在泥塗暴露中野此臣子戀君之辭聖人有取焉泥中中露非衛邑也

旄丘黎之臣子作也列女傳以黎侯夫人為衛君之姊黎侯所以寓於衛者親戚故也旄丘之葛況其親也何誕之節闊何濶也始焉猶望其我察中焉知其不我與末焉怨其不我聞意雖怨而辭不怒此聖人所以有取也（案旄丘後當次簡兮今缺）

泉水衛女作也言泉水亦流而向衛我獨不得歸衛乎

試即諸姬而謀之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言初去衛時事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言今將歸衛之意也始也初嫁遠父母兄弟諸姑伯姊已適他國但往問訊而已今若歸衛脂舝其車疾歸於衛亦甚無瑕疵其所謀若此也終之曰有害則迫於義而不敢歸矣於是思肥泉之水與須漕之邑心悠悠而永歎聊出遊以一望庶憂心之可寫也

北門衛之賢者作也貧困難忍也有室家之累者不堪

其迫尤不易也室人交徧讁我幾無所容矣怡然以天自釋非賢者不及此出自北門謂行役也王事適我猶未畢事政事一埤益我猶今言就委某事也事繁而禄薄外勞而内怨忘其身之貧不恤其家之怨釋憂而委命非不得志也

北風衛人作也北風雨雪吾國不可居矣有惠而好我者相率同行而歸之使其事之虛存亡未可知固不可以徐行事既急矣安得而不去乎事固有見微而知著

者譬彼雨雪先集維霰今也既風而雪其暴虐彰彰若此況治亂之迹顯然易見如狐之赤烏之黒不可誣也靜女一詩言古者人君待賢女之事詩人述之以風也靜一之女求而未得待命於幽閒之地其君愛之而不得見及其既見也貽其君以彤管以禮法相規不欲其君之有過也彤管煒然使人悦懌其美非謂良色也荑之為物柔脆可愛故易以生荑為士妻詩人有手如柔荑之喻牧地不植而有人歸荑信美且異矣喻城隅之

女乃有静一之徳以彤管為貽豈不美而異乎又申言之曰匪以女而愛其物蓋是物也美人之貽故愛之云爾

新臺國人作也有泚有洒言新臺之有愧色也籧篨之疾不能俯言宣公作臺以要伋妻其未至也仰而望之不鮮者言其望之甚多不殄者言其望之不絶也戚施之疾不能仰言伋妻既得則俯首下心而不復望矣

二子乘舟伋壽既死國人追傷而作也壽竊伋旌而先

往則二子未嘗同舟也言二子相繼汎汎而去莫知所終使人思念養養猶言怏怏也思其人而不言其死隱之至也責其子而不咎其君厚之至也

讀鄘風

柏舟共姜作也柏舟在河汎然無依猶婦人失夫無所倚也其夫雖亡髧彼兩髦猶在目也實維我匹誓死無二母也天只如曰指天為誓則怨其母矣非也母猶天也豈不知人心而信之乎臣以君為天婦以夫為天皆

此意也

牆有茨國人作也當時必有以中冓之事形於詠言如後世俚語歌行者故詩人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也怒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故聖人取焉

君子偕老國之賢人作也如山如河非謂宣姜舉動之貌也使宣姜舉動如山河則不至於亂矣言容止若此則象服是宜子之不淑如此盛服何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有美若此胡

然而然質之於天也子之不淑子之清揚指其人而言之莫知其為誰也故末章申言之曰誠如此人者迺吾邦之媛也則其人可知矣

桑中國人述其事而刺時也沬土之邑沈湎惟舊雖以康叔之化未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壊淫風盛行大抵變風之詩惟鄭與衛多淫風桑中溱洧是也古人所以惡鄭衛之聲有以也夫今之樂府道閨閫之情未必有是事也桑中之詩亦然沬類東北類多淫風孟

姜庸弋類有佚行豈必盡要桑中盡期上宮盡送淇之上詩人傷其衆多云爾

鶉之奔奔國人刺宣姜并及公子頑也奔奔彊彊皆有介特之意鶉性至介鵲性不淫今有人焉鶉鵲之不若乃以為兄如子頑乃以為君如宣姜乎

定之方中文公既致殷富國人追述建國之初而作是詩也定之方中從其時也揆之以日視其景也種之嘉木其間椅桐於是可伐為琴瑟矣始者未作室之初固

嘗升高以望山降卑以觀桑又從而卜之兆云其吉今也信善如此不特此也其人事固亦修矣時雨既降命駕早出止于桑田何其勤也人之始起家者必淳實深厚無他念慮故能務本節用以致富盛文公之德實然故末章言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其淳實深厚匪直哉斯人乎其秉心若此宜乎馬之蕃庶如是也

蝃蝀國人作或曰蝃蝀在東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是故莫敢指之夫醜惡而人不欲指則有之非莫敢指也蓋

蝃蝀在東陰陽未交猶處女在閨人莫敢指及其在西而雨此陰陽之已交猶婦人之既嫁也婦人自笄而嫁厥有常禮必待父母之命與納徵請期之禮然後有行乃如之人者惟以昬姻為懐不待昬期大無信也不由父母不知命也豈不可恥哉相戒如此庶其有瘳乎有宣姜而淫風盛行有文公而淫風漸息上之風化可覩矣

相鼠羣臣相戒之辭也當廬于漕之後庶事草創朝儀

不肅羣臣無禮儀者多矣文公中興故羣臣相戒如此與夫子責原壤之意同或云相鼠鼠名也與常鼠異

干旄衛人美大夫而作也衛之大夫載旄旌以禮見賢者徧於城之內外孑孑取其騎從之簡也素絲將以帶馬良馬將以迎賢猶置驛之意彼姝者子國人指賢者言也曰大夫禮賢如此不知賢者何以教之蓋必有樂告者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思歸唁其兄其國人必以為不可

謂將遣大夫徃問焉故其詩曰我欲馳驅而歸唁如使大夫跋涉則我心憂焉今也不以我爲善使我不能旋歸如視爾所言我則不善然我之心思曉然易見亦何不善之有心有鬱結將升丘采䖟以療之彼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懷思之念誰獨無之奈何衆然見尤非穉則狂穉則未曉狂則不察善懷猶善忘之善當是之時衛國已爲丘墟矣適野而見麥因思其故國猶麥秀黍離之意也將欲控告於大邦誰可因乎誰極力乎情有

迫切自怨而望人其意可念也曰大夫君子無為見尤雖百計思所以處我者要不如一歸之愈也篤于兄弟之恩自辨說而欲歸制於國人之義雖辨說而不往此載馳所以有取於聖人也

讀衛風

淇澳國人作也竹以比君子瞻淇澳之竹況武公之德也首章言學問之功次章言服飾之盛末章言德性之美猗重較兮言不特人君服飾之盛美哉卿士之車君

臣之間相與和柔戲謔而不為虐其相親之意可想矣考槃國人美賢者而作也說此詩者以弗諼為不忘其君故下文多說不通既不忘其君矣又誓不過其君而告之何其舛也其怨若此既非忠臣亦不可以為碩人矣碩大之人具性寬閑考槃於山澗之阿何樂如之乃至於自誓若此此褊隘者之為也然而隱遁之士獨處為樂不喜與人接其曰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

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絶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

桑黄震日抄云永矢勿諼程子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不如戴氏之說為長

碩人國人閔莊姜而作也首章言家世之貴次章言容色之美三章言初嫁之時末章言不見荅之意施罛于河流將以求鱣鮪也今鱣鮪發發然在外葭菼揭揭然在中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之意也備禮以娶於齊其姪娣從之是為庶姜今皆孽孽然孽猶罪也彼庶士者嬖人之徒朅朅然而得意豈不猶舍鱣鮪而得葭菼乎

氓婦人見棄於夫國人述其始末而為之辭也始也未相聞名有人焉抱布貿絲即我而謀為婚我送子于道意已相許矣但未嘗有媒妁相期之言難以即往少須秋至可也既約之後我常乘垣以望復關復關夫所居也未見則涕泣既見則言笑爾亦卜筮而來云兆體無有責言故以爾之車遷我之賄與子同往嗟乎孰知女子之情不當有所耽者乎桑葉正甚鳩食桑葚猶女子有所慕而與士耽也士有所耽猶未甚也女有所耽戀

戀而不可解矣及夫桑既落矣向之盛者安在乎自我歸爾家之後今三載食貧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言往來涉水之勞也猶谷風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之意也女子雖不貞潔意有所戀雖死而不顧若男子則不然故我雖窮勞而不與前志孰知為士者之二三乎三歳為婦奔走勤苦非但居室之勞夙興夜寐未嘗有一朝之安曾謂前約既遂得其所欲一旦以暴虐相加使吾兄弟知其若此豈不大鄙笑哉静

而思之我之罪也始也欲與爾偕老今老使我怨矣淇猶有岸隰猶有泮孰謂子之流蕩若此乎前日晏笑誓言猶在耳也獨不思其反乎反謂同思前日之事也不能同思無可奈何亦已焉而已矣案詪後當次竹竿今缺

芄蘭衛大夫作也觀是詩乃刺惠公柔而無能非謂其驕而無禮也芄蘭柔弱不能自植立以況惠公也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雖曰童子既然為君矣故佩觽以示成人雖曰佩觽尚有童心我

不知其所能佩容佩遂垂帶而坐若悸恐然猶剖席之意也望之不似人君此大夫所以為憂也甲猶甲乙之甲謂其所能者我不以為稱首也使惠公善自矜持盛其威儀不與羣臣狎則非童子矣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疎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

案河廣後當次伯兮今缺

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於

缺

士有飢色者多矣此其所以為危難也

君子陽陽賢者作也簡兮之詩衛人以萬舞為恥君子陽陽周人以執簡為樂二者皆未能用賢之故也為人

君而使賢者萬舞則人臣安得而不恥為賢者而自樂於執簧則人君安得而不愧

揚之水戍者作也激揚之水其勢甚弱雖束薪而不能流言周之政令猶不能行於其民也彼其之子戍者指見同輩而言也均為民也役使不均强者幸免弱者遠戍是上之政不行也不怨其上而怨其民聖人猶有取焉

中谷有蓷國人述其室家之離散而為是詩也凶年饑

歳室家不能相保不可刺而可憫也中谷之蓷生於乾地遇旱而枯猶未為甚其葉長茂生於濕地遇旱而枯則焦熬之意不可活矣歳凶民散人無生意於是仳離之女吁嗟涕泣是誠可哀矣雖然適遇其艱無可奈何相與哀憐之而已矣

兎爰老成憂國都作也設羅以待兎兎狡爰爰而雉反離焉此言狡者不可治而弱者被禍也侯國之叛者如狡兎然周民則其雉也東遷以來至於桓王伐鄭之時

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離尚未至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愈也其意憂國非止憂其身也

葛藟述王族兄弟而作也葛藟生於河側無所依附謂其無喬木之可託也終遠言其終不相顧念不復可望矣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謂人為父母與兄弟其辭亦重矣而人終莫我恤聞此可省察矣

采葛士大夫懼讒而作也彼暫出外者一日不見動如

隔歲然讒言易興人人不能自保此其所以為懼也人之有常者雖十年不見猶一日也故聞流言而不信其無常者一日不見頓爾相忘故讒間之言每每易入昔之讒人者不必待其在外而休沐下直之日亦得以乘間者由此也

大車國人刺士大夫作也有如是車服之盛不能自安於禮而為狎昵之好故述其婦人之辭以為豈不爾思自知犯分有所畏而不敢奔爾生則異室於外死則同

歸於穴自誓之辭如此以解其不敢奔之意猶有畏於其勢也若叔孫氏宿於庚宗之婦人皆此類也是詩不見有傷今思古之意且云畏子不奔非指聽訟之大夫辭也使民風若此亦不足以為古矣

丘中有麻國人思賢而作也以留為氏以子國為子嗟之父自毛氏有是說後人因之然觀詩人之意稱彼則其辭不尊稱留子嗟則其辭不婉當是之時留氏未有聞者思賢而獨指留氏所思狹矣竊意子嗟子國可以

為賢者之字留未必其氏也丘中有麻足以自足賢者遂為彼留彼留之子言賢者見留尚多不但前二人也庶幾施施而來從我而食且有嘉言善行以遺我乎貽我佩玖言既飲食之又有以將其意也

讀鄭風緇衣此缺鄭風首

將仲子國人探莊公之情而述之也可懷者無時而可忘可畏者有時而不足畏則段不得免矣兄弟同本而異枝今以里杞園檀為喻則不復有葭莩之親矣

叔于田叔封於京京人愛之國人何與焉作是詩者國人所以刺莊公也酆舒有三雋才而身死知伯有五賢而國亡京人稱美叔段若此必將有同惡相濟之患莊公又從而養成之是可刺也

大叔于田述之不足而又述之也襢裼暴虎獻于公所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凡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故謂之公所將叔無狃恐其狎虎而迫近之也詳觀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

退意甚閒暇詩人以此美之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案黃震日抄解獻于公所云晦菴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岷隱之說為當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

清人師未潰而公子素作也夫兵非可聚也聚則必有用無用則不當聚其為害不一老師費財特其細耳壯心勇氣不施于敵則斷髮投石之意必施于内不侵掠民畜則淫及芻菀怨讟易興疾疫易作大則嘯聚為亂小亦潰散四出世未有聚兵於境介馬之盛器械之精

逍遙翱翔旋車抽矢以為嬉戲可以久安而無事者此公子素所為懼也然則衆散而歸特鄭之幸也

羔裘言彼其之子託言於彼以明我之不然非指古人而云也有是德而後可以稱是服其服則然其人則不然聞者可以愧矣

遵大路國人留賢之詩也莊公不用賢賢者堂堂而去國非閒道奔亡也於是國之留行者曰遵大路而執其裾少滯行色子無我惡蓋與國有故其行固不當速此

去父母國之義也

女曰雞鳴述婦人相其夫之辭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夫婦相警恐其晏也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則夜猶未央也將翺將翔弋鳧與雁非晨興遂往弋射也晨事既畢翺翔而後去得禽而歸於是飲酒和樂此亦是如臯射雉之意也不惟此也又視其夫所厚善相與往來者雜佩以贈遺之佩非佩玉之佩紛悅之屬是也古之賢婦善取其夫者多為酒醴以待賓友延譽者多矣當亂世

而人才不用若此類有之非必陳古以刺今也

有女同車國人追咎於忽也親迎者同車忽雖不昏於齊國人形容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孟姜是也德音不忘如長樂劉氏說言齊人請妻之辭也當忽之出亡未有彭生之事鄭人何由知文姜之惡但見其失大國之助爾宋之力比齊為不及宋能逐忽立突此國人所以思齊助也

山有扶蘇國人作也山川草木不改其故而人物蕭然

此有識者所為歎息也山有扶蘇喬松隰有荷華游龍此高下所宜有其貴若多矣覩於朝廷而無可美之人獨見狂狡使人傷焉狂狡指忽共事之人也案山有扶蘇後當次蘀兮今缺狡童羣臣作也山有扶蘇指狡童為在朝之人今此詩不當以狡童為昭公世子忽年既長矣能帥師以救齊兩卻齊侯之昏豈曰童子況謂其君為狡童亦非人情也三詩皆言狂狡之童當有用事之臣如董賢者乎彼

狡童爾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何也子雖不我與吾維子之故至於不能食子獨不察乎夫忠臣良士愛其君而風諫則有之矣斥其君為狂狡則幾於駡矣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閔其微弱無忠臣良士以助之爾

褰裳賢者去其君思而未忘也惠然思我則褰裳涉溱而至子不我思則去而之他爾雖然狂童之狂如此子必不我思可奈何哉

丰國人述婦人專恣之辭也親迎而不往即悔而欲行

二者皆非也禮有四者而後親迎其始至於堂也女不迎其出至於巷也女不送已而知其豐美盛大方欲飾妝而從之是何其專恣自由也不復有父母之命矣東門之墠述婦人欲奔之意也門之外有墠墠之旁有阪茹藘生焉此其人所居之地也且不特其地也望東門之栗有人往來則其家室在也室邇若此不見其人何遠如之豈不爾思未得其當子來就我則俱往爾此詩未至於奔若東方之日履我發兮則真成奔矣

風雨美君子亂世不改其度非思君子也世雖亂豈無君子但不用爾舉國多小人有君子焉遭亂若此一見其容貌夷則心無磊砢瘳則意無隱憂不惟愈疾而已繼之以欣喜焉葢得其所罕見也遭亂之人心易鬱結多慼鮮歡見德人則其意消矣

子衿教者勤而學者怠述教者之辭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學者來而教者不往青衿之子不至於學校教者懷思悠悠在心縱教者義不當往學者不當來且不

相聞乎挑達於城闕言青衿之所以不來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教者思之至也世治則後生拳拳於長者世亂則長者懷念於後生

揚之水公族閔忽而作也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也兄弟爭國猶無兄弟也維予與女相親如此人又讒閒之是孤立而已矣人言其可信哉

出其東門國人作是詩也男子自安其家室不棄糟糠

而慕悅少艾此誰知其為亂世之詩者君子觀匪我思存之句知其有隱憂焉亂離之世女無所歸將有所擇而依焉民方隱憂欲自保其家室以相娛樂而不可得雖有如雲之女蓋念慮所不及也

野有蔓草國人作也行露之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蓋早行宵邁皆有風露之濡女子以禮自防不敢夙夜而行懼其沾衣也今露漙於蔓草之上不夙則莫而忽有美人焉邂逅於草野之間是不能以禮自防也一見

之初各得其欲治世無是事也

溱洧志鄭聲之淫以示後世比王者所宜放也士與女非素相期者溱洧之上士女殷盛秉蕑而遊蓋女常先男而冶容者多誨淫女有欲觀之言士有既且之答始相與嬉戲歡樂諧謔贈遺形之歌詠恬不為恥蕑者香草芍藥名花皆人所服媚也

讀齊風

雞鳴哀公荒淫賢妃陳警戒之辭也雞鳴矣乃託辭曰

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言哀公晏朝若是也於是而申警之曰蟲飛薨薨然與子同寢而甘然義不當爾彼會朝者且欲歸矣久而不出將有所歸咎併憎疾於予矣庶其早作使無所憎乎案黄震日抄云古說皆謂賢妃誤以蠅聲為雞聲惟隱以為哀公之言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還從田之樂形於歌詠以為夸也已謂人為還為茂為昌人謂已為儇為好為臧交相稱贊意得自喜世治則相規以禮義世亂則相夸以勇力視其人之好尚風俗

可知矣

著述不能親迎也壻不出門俟于家庭是不知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瓊華雖言其飾因託以為風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

東方之日男約女奔也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朝莫之際彼姝在室相與為隱履我即發少遲恐不及矣履如履士會足之履案黄震日抄云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不如岷隱之說為近事情

東方未明刺挈壺氏廢職由上致也時未當朝使人顛倒衣裳疾趨而赴之非朝者之過也漏聲自公夜漏既盡宜乎忽遽而來也狂夫指挈壺氏言也折柳樊圃瞿瞿然如有所失其不勤於職守若此使之司漏安得而不失時乎

南山襄公之惡不忍言也其辭隱而傷天下之事始或不可制制之在末其責襄公者曰始焉未歸人猶莫之知也既已歸於人矣胡為而又懷之乎其責莊公者曰

始馬未取則吾不得而知也既已告廟矣胡爲而養其惡乎雄狐居於南山萬人指之其惡彰矣冠緌與葛屨雙止大分錯亂其禮亡矣蓺麻析薪其勤若此言昏姻之不易得也

甫田國人作也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有不亡者也田甫田而稂莠驕桀思遠人而勞心忉怛言其徒爾勞苦無益而有害也總角之童方此婉孌曾未幾時突然而弁驟加童幼以成人之禮雖在我欲速不知其不

勝任也力小而任重者如之

盧令與叔于田相類靚田犬而稱其人之美非孟子見羽旄之意大要還之從田彼此相稱譽盧令之從田見者稱之風俗好尚如此衰亂可知也其人非指人君言之

敝笱齊人刺魯桓公也敝笱不足以遏魚況鰥魴之魚尤不易遏故唯唯然往來自如魯桓公特敝笱而已如雲如雨如水非特言其盛也浮蕩飄忽有不可制之意

馬歸止言歸於齊也

載驅刺文姜所以刺莊公也載驅薄薄四驪濟濟言文姜之行也魯道蕩蕩而無礙齊子日夕而發軔當其在道也豈弟以悅其從者之心及其至汶水也翱翔遨以適其欲不明言其故而道其往來之意聞之者當愧死矣

猗嗟齊人稱莊公以愧之也莊公有如是容儀如是藝能信足以為吾甥盡以所射之矢反而禦亂乎夫亂作

在内為姦在外為宄時方内亂不能備禦雖善射秖可羞爾匪直為風且以為戲也

讀魏風

葛屨刺其俗褊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子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苟可以如是而止隘之至也纖夫細皃矜情於衣服之間顧影自喜行步瑟縮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維是褊隘之心是以為刺也

汾沮洳上儉而下勞也當衰亂之世士大夫固有自採

椽菽以食者平世無事有如玉如英之人采菜於沮洳則偪下亦甚矣公子雖微賤執勞而容色不與人同人之見之者必知其非凡民矣美無度亦非言其德但言其容色爾

園有桃士作是詩也上迫隘則難為下故士有壺飧不給者園有桃其實之殽蓋取以代食也既歌且謡聊以消憂不我知者謂我為士而驕泰其辭曰彼人焉自以為是子獨以為言何哉不知吾心隱憂非敢自憂其貧

也廹隘若此國日侵削將不可以為國矣魏詩不見其時當與晉滅魏之時相通此君子所以憂也不如是不足以亡國如人之疾然固有强梁叫呼以速其死者亦有氣血衰削奄然而逝者罔極猶言無厭也

陟岵述行役念親之苦也夙夜無已言勞苦不得休息也猶求無止庶幾望其生還也以日夜勞苦之人未必有生還之期豈不甚可哀哉此其所以為亂世之詩也

十畝之間地狹民稠無以為生也十畝之間桑者閑閑

言採者之多桑柘已空閒然而無可採者故曰行與子還言徒手而歸也十畝之外未知其安所桑者沓沓而去則未知其可採者與否行與子逝謾隨衆一往而已此言地狹民稠近而不足遠未可知政使遠而有桑去者沓沓亦見其不足爾

伐檀美君子而刺小人也人之貪廉不同故其勞逸亦異坎坎伐檀置之河干其力甚勞而為利甚薄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其力甚逸而為利甚厚但素餐之愧

比於君子則無所容也河水清且漣漪詠君子之清德也

碩鼠譏有司也謂狡童碩鼠為君失聖人刪詩之意矣貪墨之臣盜太倉之粟與碩鼠何異三歲貫女必非泛然而言者爰得我直必有不得其平者習貫左右三年于茲莫我肯顧猶之可也莫我肯德莫我肯勞蓋嘗宣力而不蒙見察者於是焉而去適他國則必得其平矣誰之永號蓋三年不見者必莫自鳴而莫之顧今我去

矣同患之人不知誰復永號於汝之前乎說詩者以為民去其君必無三歲貫女之辭也

讀唐風

蟋蟀詩人閔晉僖公也魏之禍與晉之儉不同禍隘則下人有蹙迫之憂儉陋則上人有慘戚之患夫慘戚之人顧影自憐朝不謀夕誠可閔也其辭曰蟋蟀既鳴歲將及暮我又不樂日月無幾念慮之切縱不能忘無已則有道焉當太康之時思其所居之事甚而思其所

居之外又甚思其所當憂者如是亦足矣過為慘戚若不聊生則已太甚矣夫好樂亦未有害也正懼其荒爾夫好樂而無荒此亦良士所當為也但瞿瞿然周旋却顧蹶蹶然敏於事功不至於蕩而忘反頽惰而晏安爾末章良士休休深言寛閒之意以釋慘戚之懐也

山有樞詩人風晉昭公也沃盛强君子知其將有晉國故託以為風也山有樞隰有榆言山澤之富也國無不足而昭公墮於政事若此有衣裳而弗曳弗婁有車馬

而弗馳弗驅則慶賞刑威蕩然不存有庭内而弗洒弗埽有鐘鼓而弗鼓弗考則文物廢壊不修悶然無所可否之人也子亦反而思乎究然而死人將取而有之矣末章明言之曰子有酒食琴瑟且以自娱樂度日而已此國不可以長有此樂亦不可以久得也

揚之水述國人歸沃之辭以風昭公也白石在水鮮明可愛揚之水不能流之而去也素衣朱襮將飾衣服以從之也云何不樂一見而喜樂之也夫始有天下國家

者皆相傳以符命故人心爭嚮之私相告語輸納情款不使人知也故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述沃之將盛以風昭公也始封邑者豈知其遽盛忽而不可制也椒之始種聊復爾已而其實蕃衍若此彼其之子指其子孫言也碩大無朋有者尨福艾之意言其將有是國也又從而歎曰椒始種聊復爾其枝條之遠忽有是實也可奈何哉

綢繆述昏姻之不正也與野有蔓草類有人焉綢繆而

東薪仰觀三星在天與三五在東之意同適見良人邂逅而去三女為粲其邂逅者多矣子兮子兮同類與言也如此遇者何驚喜不能自克之意也

杕杜刺不能睦族也杜特然而生疑其孤立然猶有枝葉庇其本根獨行踽踽覩杕杜而有感焉彼道路之人行者固多矣然非我族屬意不相親故不免於獨行爾嗟彼行者胡不佽助焉蓋非其真情自然不親雖欲勉强不可得也觀此可以省矣

羔裘刺大夫不恤其民也羔裘豹袪言大夫盛飾若此
華其躬者求以恤其民也今也知有我而不知有人自
我而已人居居然而不恤也居居然者置其人於不問
之地也究究然者窮甚而莫之救也人亦多矣維子之
故舊與好我者是恤他人不與焉彼獨非人乎亦可見
其有我矣
鴇羽刺征役未息也鴇羽羣集于苞栩蓋其所止良以
為苦猶征役之人屯戍於非所安之地也王事靡盬晉

非王事也王先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子緡明年伐曲沃則晉必嘗抗王師者故謂之王事靡盬猶言事未堅決也稱王事念父母有忠孝之意焉曷其有常則君臣之分復舊矣

無衣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

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

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缺卷内今據黄震日抄所引補入

有杕之杜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杕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者相率而去之故詩人以爲刺又從而教之中心好賢曰吾何以飲食之積其誠心厚其禮意以感動之庶幾賢者之肯來也

葛生婦人思其君子也葛生蘞蔓有依託庇覆之意爲

予所美者亡之是無所依託庇覆也雖有角枕之粲錦衾之爛猶無益爾夏之日何時而莫冬之夜何時而旦晝夜相代百歲同歸思之切也室家未至于困窮夫婦驟至于離散此新昏之别古之所以為歎也新昏别首章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説者曰兎絲不附松柏而附蓬麻言不得其所也

采苓戒其君無聽讒也采苓于首陽之巔未必若是其遠也特相誑爾大抵詩之為言如是者甚多不必信可

也釋然舍去勿以介懷彼爲言者亦姑如是未必有若是事也試問其所從得則其辭窮矣夫讒人爲言本不足信稍加詰問其詞必窮是詩非特刺其君且戒以聽言之道也

讀秦風

車鄰大夫美其君也有車鄰鄰有馬白顛言車馬之粗備也阪有漆隰有栗言財用之稍裕也秦僻處西陲至秦仲始大當時必有同艱難共甘苦之人一旦稍盛略

去等夷危酒相勞苦握手道故舊慷慨悲歌以盡平生歡此亦人情之常也故未見君子得以令寺人未有閤絶之意既見君子得以並坐鼓瑟未有禮節之繁及時娛樂以順適其欲創業之賢君待功臣者多由此道故其臣皆得以功名終也

駟驖于是襄公始得稱公于國人也夫從田而無厭則謂之荒得獸而止獵則謂之禮是詩首章言馬之良御之之善人之嫵媚也次章言獸之碩大田之合禮公之

善射也末章言田事既畢不淫于獵按轡徐行四馬安閑輕車鳴鸞田犬休息國人始見諸侯文物車馬羽旄之盛故夸張而美之也

小戎襄公伐戎志在復讎故盛其車甲前此國人未之見也君子行役婦人思念情之常也惟觀其辭之怨否知其國之治亂爾是詩也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辭爲首章言車堅馬良君子從戎婦人念之温其如玉稱其夫之美也在其板屋謂初行時覩其夫在軍中使我心亂

不寧也秦雖以板為屋此蓋言車次章言御者之善車飾之美也言念君子温其在邑蓋自是既行至于下邑矣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自言行役近爾方與以何日為歸期去猶未遠期日尚賒我胡然而念之末章言干戈弓矢之良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寐不安席也厭厭良人言其夫當亦念我厭然憔悴必數寄聲于我秩秩然次第至矣美其夫為如玉稱其夫為良人謂其夫之聲為德音皆愛厚之辭也

蒹葭襄公初立國庶事草創國未壯實如蒹葭之未經霜也白露欲為霜而未能猶為露也苟為霜則不復為露矣未晞未已皆未為霜之辭也春秋諸侯猶未盡有周禮秦在西陲安知有此必有人焉能為周禮從而學焉斯得之矣漢儀未就無叔孫通漢亦不可以立國所謂伊人者習禮之人也其人近在水際言其邇也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邇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遠遡洄遡游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之何其可從也叔

孫通招魯兩生不肯至此逆其道而求之也詳觀此詩不言周禮序詩者何以知其不能用周禮夫為周之諸侯則必用周之典禮用周禮則能固其國故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采采非謂其盛而可采大抵物未肅則其葉鮮明故曰采采

終南國人美其君也始封之君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車旂衣服侈其上之賜以焜耀國人金印玉節衮衣黼繡貴飾其山川者多矣襄公勝西戎盡有周之故地故

終南之山遂為秦有國人美之曰終南之山何有有條有梅山之材也有紀有堂紀如經紀之紀堂言室也君子至于是山也錦衣狐裘加以繡裳何其盛也顔如渥丹容色充美望之有嚴誠足以為君也哉于是申言之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言其壽祉無窮願不忘其初也此所謂勸戒之辭與

黄鳥國人哀三良稱其人而不與其死也三良之事亦異矣一家三人皆從穆公以死使其出于穆公之命則

為不仁出于三良之意則為不孝觀其詩詞以為百夫之特之防之禦則其人慷慨喜義重然諾非私暱于穆公者胡為凡弟俱死必嘗受恩于穆公也同時殺身亦太甚矣交交黃鳥止于棘以身從人死生以之曾不若禽鳥之自適也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陰于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詩人覩物而有感亦此意也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其

辭隱然傷不言穆公以人從死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兄弟三人同時俱死可為戰慄非但哀之而已不敢歸咎于君而呼天以致其意隱之至也

晨風賢者不忘其君也晨風宜止于林者也今晨風鴥然疾飛雖鬱然之林晨風不止爲鷹鸇賦性剛烈常有向風圖南之意北林雖鬱亦非其所止也賢者易去難止猶晨風之疾飛也人君思賢者之未見心懷隱憂庶幾可來如之何其相忘于度外也始之相忘猶可說也

忘之實多此真相忘矣欽欽言其虔恭不解之意也山有櫟隰有駮猶國有賢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作是詩者非敢自謂君子猶曰愧始之意也吾舊臣也忘我若此君子其肯來哉

蒹葭晨風後當次無衣今訣

渭陽送舅氏也序詩者稱其念母原其意也其形容康公之意最詳以為即位而作詩當有所本康公即位文公之卒已久正秦晉交驩之時也所謂即位者恐言復國之後也是詩二章讀之想見康公繾綣之意我送舅

氏辭之親也曰至渭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黄物之厚也悠悠我思念母不見也當惠公被獲于秦穆姬與其子履薪以死自誓穆姬于兄弟恩意若此此康公所感動也(案渭陽後當次權輿今缺)

讀陳風

宛丘幽公淫亂其下化之游蕩無度也首章言幽公之好遊後二章言國人化之也子之湯兮指其君也游蕩于宛丘之上流連光景信有情矣特無威儀爾為民上

者宴遊酣醉側弁倒冠觀者為之羞愧而終不自覺幽公好遊若此國人化其君相與聚會于宛丘之下奔走于道路之間擊鼓擊缶執羽而舞舉國若狂無有休息如此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國之子弟狎遊于市井詩人刺之也枌栩之下有子弟為婆娑而不去意者有屬也子仲非必指一人也子氏仲氏國之著姓也穀旦于差言子弟之婆娑者誘其所愛擇良日而會于南方之原自東而至南麇

棄職業以婆娑于市又申言穀旦之行總集而往男視
女如荍愛其容色女貽男握椒取其下逵也
衡門非謂其君愿而無立志也使其君自安于固陋不
務其大者遠者豈足以强其志乎觀其詩辭陳之君必
狹小其國以為不足為也而遂怠焉故從而誘掖之使
自强于善也衡門雖淺陋猶可偃仰泌水雖狹猶可自
樂必河之魴而為食則不得食必齊之姜而為妻則不
得妻國小若此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矣

東門之池思賢女也夫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事至于可與如此其人可知也池可以漚麻久而能柔其質淑姫可與晤歌久而能化其忌蓋必有浸潤之功矣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也

東門之楊昏姻失時而女歸愆期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此仲春時也當仲春之昏以會男女此其時也明星煌煌猶未之至可謂愆期遲歸矣

墓門詩人追咎陳侯且刺佗也詳觀詩序似以誰昔然矣為無良師傅詩意未必然也墓門所以有棘者以其不時開治也墓門之前豈容有此將欲開之非斧不克夫也不良如墓門之棘也國人無不知其當去者知而不能已之昔者誰實為此追咎陳侯也墓門有梅已非其地況有鴞焉其可惡尤甚夫也不良如其鴞焉是用作歌于以問之問不余顧㒷時顛倒必思余矣刺陳佗也是時佗蓋未殺太子免也

防有鵲巢詩人憂賢者之被讒也夫讒人者非直致其情一日而遂也必架造砌疊而後成故積之也有漸必延蔓組織而後就故受之者不覺防有鵲巢言其架造也中唐有甓言其砌疊也邛有旨苕言其延蔓也邛有旨鷊言其組織也予美之人謂賢者也誰實侜張以讒害之此余心所以不寧也

月出閔其情之不能克也夫禮義消亡淫風盛行固有快意肆欲以縱其心者若桑中溱洧之類是也亦有沈

溺于情不能自克至于繳繞憔悴而不可支者月出之類是也因月出之皎潔懷佼人之僚好庶幾一見以銷窈糾之情窈糾懮受夭紹三者其辭雖異皆有繳繞之意悄慅慘三者亦有憔悴困若之狀焉其情若此亦可悲矣

株林夏氏所居也首章上兩句問之辭也下两句答之辭也謂之株林必有林木託言遊息故問之曰胡為株林乎從夏南爾答之曰非適株林真從夏南說于株野

言其留之久也朝食于株言其往之早也從夏南不敢斥言其事也君無事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與臣為謔

澤陂男女相説憂思感傷也首章言蒲與荷説者謂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然三章皆言蒲蒲未可以為美也蒲近于荷猶蒹葭倚玉樹之意蓋男子自謂也寤寐無為言思之而無所用力也

讀檜風

羔裘大夫去其君而憂之也檜之君被服衣裘光可爍

日坐于堂上以朝羣臣逍遥翶翔自以為泰山之安不知賢者憂念之深矣賢者引去其君莫之能察亡之兆也以予心之忉忉豈非念君之不忘乎

素冠昔者滕文公欲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蓋禮廢已久不行者以為常行之者以為怪是詩也國人欲行三年之服而無其助也其首章言彼有素冠者急迫而瘠皃稱其情者乎吾庶幾得見之已而曰得見其衣與韠足矣不敢望其情也因見其衣動吾心之傷

悲因見其韡增吾心之欝結與子同歸如一庶幾有所
則傚復行三年之制矣世治則衆人共由此道世亂則
君子孤立無助
隰有萇楚疾其君恣欲至于若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
于溫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萇楚之類是也語
有云人不昏宦情慾失半悾然無知室家未立童心可
樂也萇楚死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輭弱不
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

匪風小國困于徵令思周道也首章言匪風旣發則匪車遂偈相應之理也大國徵令無常猶匪風之發小國共命失措猶匪車之偈也大國徵發急數小國奔走失圖于是有思先王盛時而不可得者故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北人以煮爲亨言欲亨魚者我漑其釜鬵欲西歸者我懐之以好音言歸周之美也周雖未東柔弱已甚未必可歸然法令猶在小國之所仰賴也

讀曹風

蜉蝣國人閔其君而念之也蜉蝣生于地中非朝生而夕死蓋朝出而夕死也當其生于地中羽翼未成故伏而未飛及一旦羽翼既成出而羣飛則不可復入而遂死矣故此詩言蜉蝣之羽翼兼言其堀閱謂其自土而出也蜉蝣之羽翼非不楚然可愛然一出而遂死不如其在穴也小國寡民收斂約省僅可自存徼有驕浮之意欲出而夸大之鮮有不亡者故國人閔而念之使于

我乎歸處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候人小人無功而多寵也執戈殳而衛封疆者官不過于候人無功勞而服朱芾者至于三百爲羣此晉文所以令獻狀也鵜處汙下辛苦得食者也居于魚梁而翼不濡大非其稱也當晨朝之時升于南山者薈蔚甚盛喻小人趨朝者之多也婉孌季女處于深閨不免飢餓喻賢者伏于隱晦而不得食也此無他國用有限小人冗食者多則賢人得食者少國之所以惡小人爲其妨

賢者路也

鳲鳩思古君子待人無二心也用心均一人所甚難雖賢者之愛子不免有輕重況于待人乎鳲鳩微鳥也待子均一詩人取以況君子言均一之難也鳲鳩有七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鳲鳩未嘗往從之惟在桑爾盖往從其一則必有輕重矣此用心均一之故也凡人皆有奉上忽下之心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輕重其心則受陵忽者致怨必深平心待物則被接遇者感德必至

此自然之理也淑人君子既言淑人又言君子愛之至也其儀一兮言待人之禮如一也心如結兮言出于誠然不可解也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束帶整冠而見尊卑如一也其儀既一有常而不差足以正四國之人皆使其如一矣又從而申之曰若斯人者胡不使之萬年使國人化之如一日乎思古人之不見歎今人之不然也

下泉國人閔其君而思治也有黍苗而陰雨膏之與稂

莠而寒泉浸之其生意相去遠矣稂莠叢生已不足以為轂況寒冽之泉日夜浸之不復有生意矣猶小國侵刻其民已不足以為國大國又從而擾之如寒泉之浸豈復可生乎苞蕭苞蓍皆言叢生之草不足以為養也因思向時明王在上又有賢方伯四國賴之如黍苗而膏以陰雨其生意可想也今獨不然安得不愾歎而念周京乎

讀豳詩

七月周公道豳人之舊使成王知王業之艱也是詩述一歲之事公私並言上及諸侯下及農夫雜然並舉非專為農夫言也一章言授衣之初東作之始也此詩言一日二日說者以為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至于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十有二月謂之二日因以正月為三日二月為四日避月而言日者懼與月相亂也案黃震日抄云一之日晦菴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與岷隱相參始備二

章言蠶事方興女求柔桑有女懷春思與君子同歸也
出車之詩亦言春日遲遲采蘩祁祁非必言采蘩以生
蠶也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公子同歸為女公子亦恐不
然癡小女覩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
也三章言蠶事既畢絲麻兩成于是朱綠之玄黃之欲
獻之公以為公子之裳不敢斥言公也夫既欲與公子
同歸又將為公子裳他日又欲取狐貍為公子裘何也
上下交相愛上以家人待其下下以父兄親戚事其上

故也四章言節物之變至于一之日可以田獵旣取其狐狸爲公子裘于二之日因田狩以習武事又取豕之大者以獻于公亦是獻裘之意也五章復言節物之變寒氣漸至閉塞以御冬十一月謂之改歲者盖十二辰至于亥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六章言禾稼之成瓜果之實農夫有一飽之適老者有杯酒之樂也七章言農事旣畢收斂盖藏于是因農隙以治公事用餘力以治私室爲來歲之備八章言公上之事

百姓衣食既足竭力以事其公上上之人亦無所用其力藏冰開冰以順時令使民無札瘥夭癘之疾當肅霜滌場之後置酒亨羔以宴良朋躋公堂者稱觴上壽一歲之事畢矣周公作無逸之書稱道先王之德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作七月之詩詠先公之事使成王知稼穡之可樂也君子觀甫田之詩知七月與有力焉

鴟鴞周公哀于商民以感動成王之心也商民挾管蔡以作亂使管蔡被誅是既取我子矣又將傾覆王室其

毒甚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養子之勤今取子為可閔也二章言作室之久積累非一日如之何其可侮也三章言手足之勞口體之傷正謂其未有室家故也末章言憔悴甚矣成室翹翹然忽為風雨所飄揺蓋首亂者商民也西土人亦不静則未知天之降威何如故恐懼而言風雨之飄搖也

東山周公作此詩以勞歸士猶杕杜之勤歸也徂于東而久不歸歸自東而復值雨備嘗艱苦之狀四章同之

首章言士欲歸之意也我在東時始有欲歸之言我心已望西而悲矣製衣裳而言歸舍行枚而勿事始也銜枚而進今歸則不復用矣蠋在桑野烝然甚衆猶我之在車下未得所歸也二章言士思家之辭也夫舍宇摧殘狐狸吽噪遭亂之後可為寒心若行役未歸荒涼蕭索此特可念爾既歸則如故矣三章言室家望士之辭因鸛鳴而興歎爰灑埽以望歸感苦瓜之繫屬思三年之不見也四章覩倉庚之于飛知節物之可愛喜新昏

之得禮慰舊室之懷思也夫羈旅之愁行役之勤雖治亂有殊其人情則一由民自言則為怨由上言之則為恩此見知與不見知之情異也

破斧詩人大周公之處變也夫子謂虞仲夷逸身中清廢中權夫歸潔其身避嫌免謗此匹夫自修之事非所以任天下之重也使周公遭流言之變釋然舍去以求自明則管蔡得志四國紛亂周之社稷未可知也身任東征之責雖破斧缺斨不敢憚也四國是皇不若四國

是吪四國是吪不若四國是遒盖正不若化既化矣則悠遠而益固亦孔之將不若亦孔之嘉亦孔之嘉不若亦孔之休盖大不若嘉嘉而至于休則盡善盡美矣伐柯詩人望周公之歸思所以還之也夫上下睽閒必噬嗑而後合故伐柯者匪斧不克内外阻隔非通内外之言則情不親故取妻者非媒不得周公居東君臣之閒有違言爲非有剖析之功何以解成王之疑非有往來之人何以通君臣之好此詩人言還周公之道也既

而又言曰伐柯之理其實不遠有能行之近在咫尺爾使我得見公之歸庶幾陳列籩豆得以享之所謂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意也

九罭詩人望周公之歸也九罭密網鱒魴大魚言網疏者不足以得大魚也我欲見周公必袞繡以迎之而後可若禮數闊畧則周公不可見矣鴻飛而遵渚言不得其所也公欲歸而無所于女信處乎言彼此俱不安也國家所以有袞衣者正謂其禮賢也乃不以迎公而歸

之其無使我心悲焉始焉言之子終焉言我公始猶不敢斥言其人託言之子以致其意末乃直言我公亦見其不得已之意也方流言之起周公身任天下之安危果于東征無所避就及三監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以待成王之察可謂善處天下之變矣

狼跋美周公善于處變也狼指三監言也豺狼之暴自投憲網跋前疐後進退不能然勢窮抵觸亦能狼戾殺人此固人之所懼也公孫碩膚則心廣而體胖赤舃几

几則步履不失尺寸不惟此也其德不瑕盛德之聲光明益著無有瑕闕譬如百鍊之金經火倍精此周公所以聖也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